

K

UASHIJI
WENCONG

长江文艺出版社

阿成
著

胡天胡地
风骚

……十几户人家，有几棵被旷野
上压歪了的瘦杨簇着。夜了，见一
月亮，被丑杨稍稍钩着。几声
几声羊吟。几百里，几千里的
无遮无拦，一片月辉。一只草
红睛噪月。

——《盐碱滩》



* T 0 3 9 6 9 4 *

胡天胡地 风骚

阿成著



(鄂)新登字 05 号

胡天胡地风骚

王阿成 著

责任编辑:王 虹

责任校对:朱久山

封面设计:王祥林

责任印制:周铁衡

出版者:长江文艺出版社(武汉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430022

发行者:长江文艺出版社

印刷者:华中理工大学印刷厂

开 本:850mm×1168mm 1/32

插 页:2 印张:12.75

版 次:1996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4 月第 2 次印刷

字 数:293 千字

印 数:10001—20000 册

ISBN 7—5354—1280—7/I·1050

定 价:16.00 元(简精装)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给厂方负责调换。

作者小传

阿成，原名王阿成。生于黑龙江张广才岭。生长生活在素有“教堂之国”的哈尔滨城。体重近 85 公斤。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就读半工半读的哈尔滨交通职业学校。三年半业余的黑龙江科技职工大学中文班和一脸惭愧地当了黑龙江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硕士研究生。这之中，为生活计，还当过临时工、司机、业大的教员、工会干事、俱乐部主任、编辑、总编室主任、副总编等——酸甜苦辣咸、喜怒哀乐算是尝了个够。受到了系统的“混合教育”。现任哈尔滨文艺杂志社副编审。

著有长篇小说《咀嚼生命》、《忸怩》、《马尸的冬雨》；短篇小说集《年关六赋》；法文版的小说集《良娼》，英文版的小说集《空坟》，以及大量的中短篇小说等。部分作品获各种奖励。其中《年关六赋》获 1987——1988 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跨世纪文丛》缘起

陈骏涛

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发展,世界文学潮流的冲击和影响,中国当代文学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变异和发展。作为这种变异和发展的最主要的标志,就是中国当代文学的格局从封闭走向开放,从单一走向多样,从狭隘走向阔大,独一无二的选择让位给多种多样的选择。现实主义依然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主流,但在现实主义之外,又出现了多种多样的艺术探索和实验,从而造成了中国当代文苑的以现实主义为主体的多元化的艺术景观。尽管还有干扰,甚至还有禁锢,但作家的艺术创造力、文学整体的生产力,毕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解放和发展。

回顾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的变异和发展,我们充满深深的怀念,但我们更寄希望于未来——二十世纪最后几年的岁月和二十一世纪更长的岁月,我们相信,未来的文学一定会获得更新、更好、更大的变异和发展。

《跨世纪文丛》正是在新旧世纪之交诞生的。她将融汇二十世纪文学、特别是八十年代以来中国文学变异的新成果,继往开来,为开创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学的新格局,贡献出自己一份绵薄之力。她将昭示着新世纪文学的曙光!

《跨世纪文丛》将不拘一格,陆续推出中国当代作家创作的

新成果，以小说为主，兼及其它：散文、诗歌、纪实文学、文学论著等。不分作家的大小，不论名次的先后，不计作品的长短，只要是创造性的成果，均将适当予以接纳。

《跨世纪文丛》将立足当代，放眼未来，既弘扬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又倡导开放性、探索性和多样性。在选择标准上，将坚持美学—历史相结合的原则，既要看重其文学性，又要看重其包容的文化内涵、历史深度和思想力度，既要重视其艺术上的创新，又要考虑到读者的阅读需求和阅读期待。

《跨世纪文丛》由我的青年朋友，现在武汉从事文化出版工作的彭想林率先倡导，随即便得到长江文艺出版社领导田中全、周季胜和该社《当代作家》编辑部诸位同仁的热情支持。在当今纯文学书籍市场行情不容乐观的情况下，他们毅然作出出版该文丛的决定，并承担了经济上的压力和风险，这使我深为敬佩。我想，他们为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繁荣所倾注的热情，一定会获得广大读者的积极报偿的。

我应邀充任《跨世纪文丛》的主编，实在力不从心，但想到有许多作家朋友的积极支持，想到有王蒙、洁泯、谢冕等诸位著名作家和学者做我坚强的后盾，我便毅然挑起了这份重担。王蒙、洁泯、谢冕、田中全诸位应承担任本文丛的顾问，更使我感到十分的荣幸和由衷的喜悦。

愿《跨世纪文丛》为读者带来新的文学信息，愿《跨世纪文丛》能满足读者新的阅读期待。《跨世纪文丛》将属于所有跨世纪的广大文学读者和书籍爱好者！

1992年4月末于武汉

总序——

跨世纪的机缘

谢 冕

跨世纪意味着既拥有一个结束，又拥有一个开始。也许更意味着拥有一个完整的过程。要是用翻越山峰来做比喻，当人们从山脚往上攀援，抵达顶峰与跨越顶峰的状态，便是此刻我们期待并可能拥有的跨世纪状态。现在活着的这些人大体都能这样地既面对一个世纪的日落，又面对一个世纪的日出，这无疑都是些生逢其时的幸运者。但这些富足的拥有者，却必须为这一历史机遇付出代价，造物者冥冥之中无情地展示了它的公正。

能够站在山巅于苍烟晚照之中看崎岖的艰辛历程——那里洒着斑斑点点的世纪血泪，同时又把目光投向茫茫而未知的路径，这个世纪过程的拥有者此际大抵都会生发出某种悲凉。对于中国的知识者，很容易产生关于百年忧患的联想。前人把一百年的焦灼和苦痛都留给了我们。这些焦灼和苦痛郁结为一枚化石而在我们的心中膨胀，它压迫我们的血肉，使我们感到疾痛。这就是我们为享受世纪末的风情不可回避的承担。

回想一百年前——那是上一个世纪之交，我们的前辈所面临的是何等惊心动魄的大事件！那些已变成遗痕的记忆，正成为全部的历史遗传压向我们：黑暗中的抗争和奔突，慷慨的陈言，激动的呐喊，为结束封建暗夜迎接现代曙光而溅起的鲜血，可预

期的成功和顷刻幻灭的阴影，渴望航行而寄身于只能在积重中打漩的古老舟船……我们承受的是让人惊悚的精神重压。

从文学改良到文学革命，中国几代文人把救国梦和文学梦织在了一起。也许那些文学的试验和行进对启迪民智会有缓慢的作用，但文学未能挽救国势的衰危也是事实。对社会停滞、倒退或发展起直接作用的是另一些更重要的因素。中国文学家基于圣洁的理由而一厢情愿地承担了他们难以承担的职能。文学因这力不胜任的超负荷而处境尴尬——久之，那些非文学的力量也视之为理所当然而苛求于文学，它们把国家兴亡和社会盛衰的责任加诸文学，以文学的尽责与否对之施以鞭挞和讨伐，当然偶然也有褒扬。尽管如此，中国知识者基于良知和道义仍然义无反顾地履行他们自认的救世济民的庄严使命。从上一个世纪之交到这一个世纪之交，文学家们的确为此演出一幕又一幕的悲壮的活剧。

文学当然有它自己的事要做。但文学家要做好自己的事却仰仗于良性的环境，因而文学家的不能置身局外也是理所当然的。文学与愉悦和陶冶有关，文学也与责任相关联。当一个世纪的太阳将要沉没的时候，我们作为向这个世纪最后告别的人，为这轮曾经鲜亮并给我们以希望、如今变得昏黄的太阳留下一些印说，证实这个世纪也证实我们自身，这也许就是责任。把前面提到的那些变成化石从而压迫我们血肉的情感和经验保留在我们的作品中，让下一个世纪的人们获得关于百年梦想的奔突、冲撞、追求的感性知识，这可能是我们对跨世纪机缘的一种答谢，当然，也可能是《跨世纪文丛》所作的一种追求！

1992年5月4日北京大学校庆日

于燕园

目 录

《跨世纪文丛》缘起·····	陈骏涛 (1)
总序：跨世纪的机缘 ·····	谢 冕 (3)
胡天胡地风骚·····	(1)
蘑菇气 ·····	(61)
走 廊 ·····	(95)
风流慷慨过流年·····	(124)
新生活花絮·····	(149)
欧阳江水绿·····	(184)
天堂雅话·····	(211)
横 事·····	(218)
运 气·····	(230)
小菜驴·····	(240)
正正经经说几句·····	(245)
年关六赋·····	(265)
良 蝎·····	(284)
血 日·····	(296)
空 坟·····	(309)
东北人、东北人·····	(321)
梁家评话·····	(333)

盐碱滩.....	(349)
驿站人.....	(365)
活 树.....	(378)
跋	阿 成 (384)
跋：人生·语言·天籁之声	张 韧 (386)
附录：阿成主要作品目录.....	(399)

胡天胡地风骚

阿成产于黑龙江的一面城镇，又有十七年来去过自己的家乡了，想出门去一面坡，去自己的产地，去诚实地温习一遍城镇的百年，抑或千百年来的历史。哪怕仅仅为此写下一个字，也不枉做一回城镇的子孙呵。

——题记

—

正月初九。

天上白色的大雪们全部落净！露出了一屏辽远的、厚厚的碧空。

买票上路！

乘坐的是特快火车。

计划先在黑龙江省的东部小城，尚志市下车，到那的摄影家协会去看一眼老丁，然后，再改乘长途汽车，去城镇。

这一列特快火车，从素有“东方的莫斯科”之美誉的哈尔滨城驶出，又从该城新建的西大桥下漂亮地穿过去，然后，才

• 1 •

开始像一支轻快的音乐，才开始像一匹矫健的儿马，才开始加快速度，向壮人眼目的，向一望无际的“龙江”大地，非常之勃健，非常优美地前进起来了。

车厢里，大多是肃慎的子孙，我能看出来。之于水土的原因，他们大都是大骨节。手、脚、腿等关节，都畸形地大，像出自毕加索笔下的人物画。我对面座上的是一位老人，一双骨节变形的手分放在他的两个膝盖上，苍老且粗糙。老人正笑眯眯地瞅我——他在瞅城市人脸上的风景。

“去哪儿？大爷。”我问。

“亚布力。”

“离坡镇很近呐。”

“赶是嘞。几十里地儿。”

“到过坡镇么？那是我的老家。”

老人笑了，世故中染几分羞涩，说：

“坡镇的风水好看。”

“赶是嘞。”

就聊了起来。

老人宽厚，说：“应当我是半票，铁路家属嘛。”说过了，老人好一阵笑，方说：“现今没了，全票啦。”并伸那只大骨节的手说，“整是一斤秋木耳的价。”

我们就笑起来。

特快火车迅而有力地在北满大地行进。

火车轮下的铁路，已有近百年的寿命了。它是由清朝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与俄人在莫斯科签定建筑的（说是李鸿章受了俄人三百万卢布的贿赂）。它与旧俄的西伯利亚大铁路连在了一起，成为贯通欧亚大陆的桥梁。肃

慎子孙的某些俄人之风习，也包括这一域的某些欧式建筑，都是与这条铁路有关的。

火车上，常见乘务员推着食品车，卖俄式的列巴，力道斯和比瓦（面包、灌肠和啤酒）。在全国，可以相信只有哈尔滨的灌肠，才是地地道道的俄罗斯风味。旅客掏钱买它们：撕下一口列巴，再补一口灌肠，再啜一口比瓦，再呱呱呱呱嚼。眼睛一律颠荡在车窗外——想着终途之后的情景，想着个别可憎的领导，想着人际之中的得失与荣辱，想着这个女人或者那个女人，想着人生的无奈和种种的不尽人意，就再啜一口啤酒，再咬一口灌肠，再呱呱呱呱嚼，然后再想。

老人要了一瓶啤酒，用牙啃下瓶盖儿，递给我：

“弄一口？”

“不弄不弄。”

我笑着拒绝了。

车窗外的雪野，极致地舒展开去——

先前，这一线上的火车，主要是烧粗大的薪柴。沿途山多，是山区。张广才岭、老爷岭，便是小山小岭，也有的是茂密的森林。俗话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脏脸兮兮的俄人司机，一边咬着手里抓着的黑列巴，一边探出半个身子去，眯起灰眼珠看前方的信号旗。这个俄人司机，一边吃，一边迎着风大声地唱毛子歌。他是东清铁路头一趟火车的司机，他的名字叫亚历山大·雅申。高加索人。那年四十一岁。

车厢里，有两对夫妇正在座位上用扑克赌钱，一把伍拾元。

个体户的形态尖锐得扎眼：其中一位妇女输了，说：“不掏不掏，你们有鬼儿！”对面的一位男人笑着说：“不掏钱也中，用旁的顶也中。”

女人认真地问：“用啥顶？”

这女人的爷们笑着说：“傻货，这还不明白。”

女人忽拉一下明白了，马上把上衣搂了上去，欲解腰带，说：“中！咱们就地！当你大哥的面儿。敢不敢？累死你！”

几个人嘎嘎大笑起来。

另一位妇女说：

“别猛了，嫂子，旁人听着。”

于是，四个人又重新开始打扑克。

特快火车在雪野上行驶，远村近树，沟壑平川，仍能让人感到一股与历史俱来的、浓郁的“胡气”！

黑龙江人，大都是古肃慎部族的后代。清太宗皇太极赐此域为“满洲”。文献上载：这里“风俗朴素，人民多重义气……向无骄惰之风，民性多憨直。

我点了一颗烟卷儿，擎在嘴前吸着，吐着，看着我周围的肃慎子孙，看着他们从祖先那里，一代一代，承袭下来的、粗糙的，略略有一点凶煞、强悍的面孔，心里是别有一番滋味。

我们是同根的子孙呵——

特快火车漫过一个颇大的弯，驶进了山区，进入了“白山王气，黑水霸图”的势力范围。风萧萧而异响，云漫漫而奇色。火车透驰于山侧，这一山连上那一山，这一水接上那一水，特快火车在国画样的环境中行走着。

二

因事先给老丁打过长途电话（私下说是看他，对外官话是下来体验生活。前不久，老丁他给我的信中，我隐约感到这伙计似乎正在经历某种压力，或者危机。说不准。总之，他说他想跟我聊聊）。特快火车进了尚志站，我就看见老丁和市委宣传部的老刘，已等候在站口外边了。

我和宣传部的老刘不熟，头一次谋面。和老丁很熟了。这些年老丁常到省城哈尔滨去办事，可谓常来常往，无话不谈。老丁这人居然爱好书法和艺术摄影，并且一爱好就是二、三十年，在省城里拿过一些摄影奖。无奈这个行当不大特别地被中国人民注意和仰慕，老丁好像一直默默无闻着。记得我们头一次见面，是十年前。他从兜子里拿出一沓子省、市、地区，各文艺、文学协会的会员证来，一一地递给我看。我就一本一本地接过来，认真了表情看。他充满爱怜与仁慈地说：“这些都是收钱的。交会费。一个证一年十几块，少喝不少酒。嘻。”我知道他内心喜欢这些协会，并为自己是其中的成员而自豪。我们就这样成了坦诚相见的“哥们”。老丁其实不能喝酒。一杯啤酒下肚，脸通红，渐渐趋紫。然后，你会看见，他一定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红脸上多少有些不好意思，垂下眼皮，笑着对一桌的酒客说：“我呢唱个歌——郭颂的《丢戒指儿》，给各位老师助助酒兴。”各位就纷纷放下筷子，一边嚼着嘴里的残货，一边叭叭鼓掌。老丁清清嗓子，还要啊啊地找找调门儿的高低，大家就理解地笑。然后他就开始唱了。调子悠得土极了，棒极了，苦丝丝的，拖腔呀，过门呀，地道的东北嗓子。老丁的这个摄影家协会的“副秘书长”，上头一直也没给他个正式的任命，就这么

常年糊涂着。

“阿成！”

他站在站口外喊我，并堆起笑咪咪的脸冲我挥手。

我就笑，提着棕色的提包，眼睛一边笑着瞅他们，一边交票出了验票口。

我吃惊地看到老丁的变化很大（我们有两年多没见面了），见老了，憔悴了，就是神态上也绽开着令人不解的某种亢奋和委琐。

老丁马上给我介绍他身边的那个人，说这是宣传部的老刘，刘宝荣同志。

“你好。”

我们就握手。老刘长得胖乎乎的，生人不生，颇老练。他一边看我，脸上一边开始有变化地笑。

“这个阿成，我来告诉你，”老丁边走边讨好地对老刘不无嘲讽地说：“是小说写出了个奖，上头才赏他个官坐，副总编。”

老刘听了，就“哦、哦”地笑，哦哦之中，我也感到了“副总编”一职的某些滑稽成份。

老丁突然问我：

“房子落实了没有？你可不能傻呵呵的呀。不行就送点礼，别跟我似的。现在的事呀，我日他活祖宗的！”

我就一脸灿烂地笑。

老丁一边走，一边说：“阿成，你要不得那个奖，一辈子你就是个普通编辑，不出溜下去，我看就不错了。你的个性我还不知道，牛×哄哄的，算个啥？！对不对？”

我觉得分别二年多的老丁，在表达上似乎傻了些。不似先前，总是一副温文尔雅又苦丝丝的样子。

于是，我就傻笑开嘴，文雅地点头。

去宾馆的路，不是很远，用老丁的话说：“一泡尿泄到了。”雪路上，我才发现宣传部老刘的腿似乎有点跛。

老丁笑起脸上两个红亮亮的肉疙瘩，说老刘“腿不好，籽儿好。”

经老丁进一步解释，才知道老刘的两个儿子，都是名牌大学的研究生。“籽儿好”是这个含义。

雪路上，宣传部的老刘可能看我穿着亮皮鞋，人走得颇城市，就笑着对我说：

“老王，都说这么重视文学，那么重视文学，你说上头真重视吗？”

我边走边对老刘说：

“老丁和我是多年的朋友啦，也都是没用的人。怕你不给饭吃，在你面前替我吹吹牛。”说着，我就笑了：“我给你讲个笑话。说是有一个副总编、一个办公室主任和两个编辑去外地某小馆吃饭，后来上了一个菜，都不认得，说是‘钱儿肉’。办公室主任说，可能是牛鞭。其中一个编辑说不是，是驴鞭。另一个编辑却不动声色地说，都不对！是副总编。”

三个人都开怀地大笑起来。

老刘笑着问，这次你下来体验生活，有什么需要我们部里办的，你尽管说。我这个人直性子，省里的一些官你牛×，我还不认，我还用不着你，将来还备不住用着我，我两儿子是医学研究生。老丁你说对不对？老王？

我说真对，你说的真对劲儿。

老刘继续笑着说，老丁说了你们是朋友，今天我看你也是个直性人，是条汉子！没说的，一切我南（安）排。宣传部这点本事还是有的。说着，便用泛黄的眼珠看着我。

我说我这次来，没旁的事，就是去一面坡老家看看，十七